



之後，會不會有船隻來救援？暴風雨會不會轉弱呢？

牢牢緊握著船舵的四個少年之中，一個十五歲，兩個十四歲，他們都是白人；另外一個十三歲的孩子則是黑人。

突然一聲巨響，一股巨浪打上船來。這一剎那間，由四個少年握緊的船舵，被海浪沖擊得倒轉過來，把他們摔倒在船舵旁。

「伯里安，船怎麼了？」其中一個少年一邊爬起來，一邊大喊。

「戈爾登，你放心，船好像沒有壞。」名叫伯里安的少年邊回答，

邊爬近船舵。



幸好這些日子都是好天氣，十幾個少年像螞蟻般，順著一公里長的沙灘，努力工作。就這樣，在十天之間，連笨重的大餐桌、兩門大炮等也全部從船上搬運過來。

大炮長一公尺左右，雖是小型炮，卻相當重，幸虧巴克斯達想出一個好辦法，做了一個簡單的雪橇，一次載上一尊，像滑雪般在沙灘上拖運，才把難題解決了。

巴克斯達再下一道命令：「搬運工作完畢，現在開始拆卸船身！」一群人立即著手下一步工作，剝取船身外皮的銅片。銅片將近有一百噸，以他們的力量和技術，實在有些難以應付，但他們都不屈不撓的繼續工作。



加，以駱馬為中心，形成了一個包圍網，再由巴克思達使用最拿手的拋繩獵捕，終於如願以償的把那隻駱馬捕獲了。

駱馬一被逮住，好像知道已經逃不了了，也就不再咬人，且不再掙扎，像是隻性情很溫馴的動物。巴克思達解開了纏住駱馬的拋繩，把另一條繩子套在牠的脖子上。駱馬就乖乖的被拉著走了。

「嘿！可以把牠當作馬來騎啊！」巴克思達對薩比史說。

「那當然嘍！」薩比史答得很不痛快似的。

下午六點鐘，全體隊員平安的回到了法人洞。這時正在洞前遊玩的可系塔，首先發現他們回來了，連忙跑進洞裡，把這消息報告大家。伯里安就帶著大家走出洞外，高聲歡呼，迎接探險隊歸來。

當戈爾登帶隊出外探險的期間，由伯里安代理領袖職務，負責監督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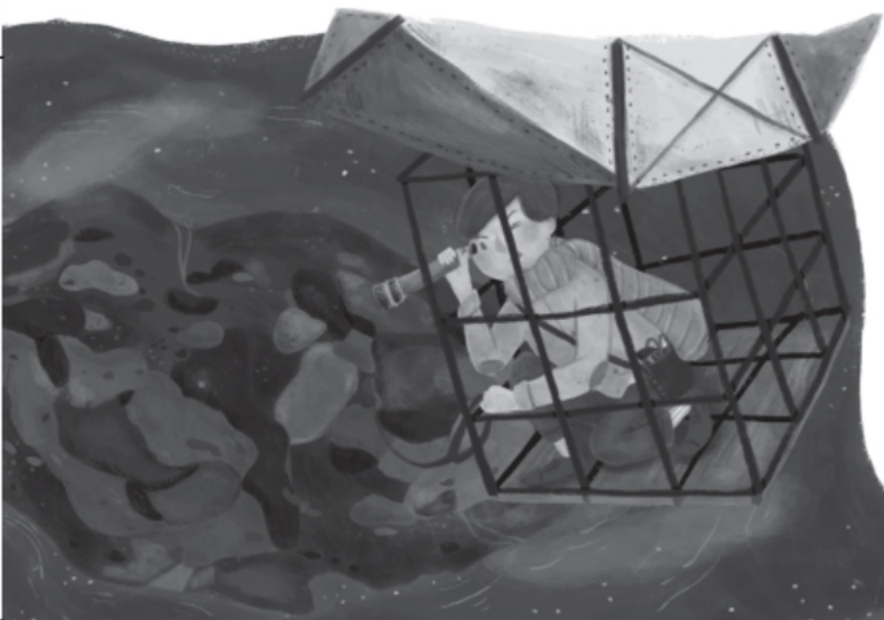


里安的手。到這時候，就沒有人再說話了。周圍充滿著嚴肅的氣氛。十分鐘後，風華戴著伯里安，隨著從絞盤放出去的繩子漸漸上升。大家都祈禱著神能夠保佑伯里安平安，緊張的屏息仰望著黑暗的天空。伯里安閉著眼睛，緊緊抓住籠子的邊緣。他一心一意要完成這個使命，極力把心情鎮定下來。

不一會兒，伯里安覺得籠子好像突然猛力搖動了一下。他憑著感覺和所經過的時間來推測，可能是絞盤的繩子放盡了。伯里安趕快用左手抓緊籠子的邊緣，右手拿起望遠鏡察看四面的情形。下面是一片漆黑，只有這個島周圍的海水顏色，比陸地顯得稍微亮一點而已。

不久，伯里安在東方遙遠的天空中，發現了一點紅光，他想那一定是映在雲間的火光。那紅光大概離這裡有幾十公里的樣子，應該是在起過海洋的遙遠地方，伯里安推測那也許是一座島嶼或大陸上的火山噴出來的火光。他同時又想起，有一次從大熊岩頂上和茂可看到白點的事情。

「啊！」過了一會兒，伯里安不禁叫了起來。因為在靠近這島的中央，離他大約八公里



伯里安，穿越樹林向北逃走了。威路柯克司、維普、嘉乃特三個少年，對準了那惡徒的背影開槍射擊。好像有一、兩槍打中了，但是寇伯的影子卻消失了。

「德諾班！」伯里安一爬起來就跑去把德諾班的頭抱起來，連連叫道：「德諾班！德諾班！提起精神來吧！」

但是德諾班卻一句話也沒回答，他已經奄奄一息了。

依伴斯馬上把德諾班胸前的襯衫撕開一看，傷口在左胸第四肋骨附近，幸好心臟沒有受傷，還繼續呼吸著。但是呼吸很微弱，可能是肺部受了傷。這讓他們很擔心。

戈爾登緊張的說：「我們趕快把他帶回洞裡吧！在這裡沒有辦法進行急救啊！」

伯里安立刻說：「是呀，應該想辦法救活他。德諾班是為了救我，才被刺傷的。」

「就用樹枝來做擔架吧！」依伴斯建議。

當少年們正趕著做擔架的時候，依伴斯不停的向四周觀望。因為華爾士敦、布蘭特、勃魯克三人還沒有露過一次臉，使他

